

# 桃源雪岙村

□仇赤斌 文/摄

应高中同窗洪君之邀，我踏上了前往海曙区龙观乡雪岙村的旅程。车子在山间公路上蜿蜒而行，窗外的景致既熟悉又陌生。30年的光阴在车轮下流转，我不禁想起大学时代最后一次造访此地的情景。那时的我们骑着自行车，在山间小路上追逐嬉笑，而今青丝已染霜，不知故地是否依旧？



八角楼

1

雪岙村是一个小山村，两边是山，如母亲的双臂温柔环抱，一条清源溪穿村而过。溪水的南侧是旧村老建筑，北侧是新建的别墅群。洪同学的老房子在南侧，如今全部拆除了，还田后种上了水稻，他带我们去看，稻穗在秋风中显得有些稀拉孱弱，想来是疏于照料的缘故。高中时几个要好的同学在寒暑假期间经常相互串门，多是骑自行车前往。我到洪同学家很多回，还住宿过好几次，他的父母亲 and 妹妹，我都认识。我还记得他家是两间砖木结构的老楼房，旁边还有几间平房，是他父亲的小型加工厂，生产扶梯这类的木制品。他父亲很有经济头脑，这个加工厂是他的创业基地。

清源溪大变样了。高中来时，这条溪坑很有野趣，堤岸是条石和泥土，水底是河卵石和小石块，水中有鱼虾和水生植物。还有深潭，水深可达2米，但清澈见底，我曾跟随洪同学，在深潭里洗过澡。

如今坑底用水泥和石子浇筑得平整光滑，数道浅坝如琴键般错落，供村民浣衣衣物。石质护栏沿溪而立，雕花刻纹，确实端庄秀丽。只是这过分规整的美，反倒让人怀念从前那些歪斜的石头和随意生长的水草。后来得知，这样的改造有利于防洪，不过被水泥禁锢的溪水再也无法自由渗透，失去了滋养大地的能力。鱼虾的身影稀疏了许多，唯有几尾小鱼在坝间的静水中徘徊。偶尔见白鹭俯冲而下，来觅鱼虾。我的指尖划过冰凉规整的石栏杆，心中怀念的，却是旧时溪岸边那块浑圆光滑的、可以坐下濯足的青石。

溪坑两边的树还保留着，以枫香树居多，有的需要几人合抱，应该有百年以上的树龄。溪坑的拐弯处有个新建的鱼鳞坝，丰水期里溪水跃过汀步桥的石头，依次流入这些小坝，在阳光下熠熠发光，宛如鱼鳞。村民说，这里已是小有名气的打卡点，夏日里满是戏水的孩童和拍照的游人。



鱼鳞坝

2

清源溪南岸的旧村，时光仿佛走得慢了。斑驳的百年老宅错落相望，门楼上的雕花虽已褪色，仍难掩昔日风华。居云楼飞檐翘角，气势恢宏。另一处宅院门额上的字迹虽被铲除，但依稀可辨“门忠堂”这三个字，不知曾是哪户人家的堂号。还有一座门楣上有八卦图案。

老砖墙上长满了瓦松，长势还非常好，应该是多肉植物爱好者的最爱。墙上几乎没有泥土和养分，浇灌只能靠偶尔的雨滴，我奇怪这些瓦松为何能长得如此茁壮——最平凡的生命，往往有着最坚韧的品格。它们俯瞰着村庄的百年沧桑，自身却无根无凭，雨来则生，旱至则枯，像极了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游子。生命的热望与故乡紧紧相连，存在的形态却早已飘零四方。古人说瓦松“虽寄居高位，却不失本真”，倒是与这村子的气质很契合。

村口处的八角楼格外引人注目。青砖砌成，门头上用水泥雕刻了五角星和花卉等图案，整体风格既沧桑又典雅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，曾是雪夹岙车站。以前有班车到村里，这里就是终点站，洪君说，这个车站曾载着山里山外的希望。我忽然想起江西苏区的那座八角楼，虽未必真有渊源，却同样见证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。

村子的西南角有一棵四百年树龄的老樟树，虬枝分作三叉，如巨伞撑开一片阴凉。树皮皴裂如龙鳞，新叶却年年翠绿如洗。村民们视它为守护神，红绸系枝，香火不断。这让我想起故乡村头也有这样的大树，每逢佳节，游子归乡，总要先在树下站一站，仿佛这样才算真正回了家。

村子的四周种了很多桂花树，正是绽放幽香的季节，非常享受。细碎的花朵藏在叶间，香气却弥漫了整个山谷。这香气不张扬，却执着，丝丝缕缕渗进衣襟，让人想起母亲蒸的桂花糕，想起少年时在桂花树下诵读的诗篇。

这个村子，有山有水有老宅古树，如果能精心管理和开发，应该可以成为东钱湖镇城杨村这样的网红村。可惜村里还留着很多蓝色的零散建筑，有的老宅或是倒塌，或是拆除了一部分，废墟也没有清理，总体显得有点乱。但同行的汪君说了一句：如果真的成为网红村，村子将失去了往日的宁静，连车子都没地方停。一时，我们都沉默了。汪的忧虑，与我心底那份怕它失去本真的担心，悄然重合。

3

洪君的新家在清源溪北岸的别墅区，是新农村建设的成果。房子上三层，加上地下室，面积有300平方米。他家门口的花坛是附近最漂亮的，种了绿草、灌木和鸡冠花，鸡冠花红艳艳的，非常肥硕。洪君的新家轩敞雅致，中式格调与屋外的山水遥相呼应。站在他家露台上眺望，南岸的老宅与北岸的新楼隔溪相望，如同两个时代的对话。周末时他经常来住，以便照顾父母。他父母亲都已年近八旬，身体健康，记性很好，二三十年没见了，一见面就喊出了我的名字。

洪君说，清源溪的上游，有个一百亩的桃园，花开时节，灿若云霞。再往上，有一个小水库和温泉艺术民宿，周边风景迷人。想起《桃花源记》所说的：“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”我不禁心生向往，也许明年的春天可以再访。我们心中的“桃源”，究竟是什么？是外在的风景，还是内心的宁静？

每一个村庄都是一部活的史书，记录着我们的来路，也预示着我们的归途。或许，答案就藏在这部无字的史书里。归途中，我一直在想：什么该变，什么该留？或许就像那些瓦松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都要守住生长的本能。就像这条溪流，无论堤岸如何改造，都要奔流直前。雪岙村的改变是时代必然，而那些不变的——枫香树的年轮、老人们的记忆、游子的乡愁——或许才是这个村子真正的灵魂。

千般思绪，在心头盘桓，最终凝成了这样的几句：

戴家和雪岙，相望一条溪。  
樟树沐风雨，金花绽正宜。  
角楼连古舍，新墅位高堤。  
巨变三十载，村容亦并齐。



四百年老樟树